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三十八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

宋 衛湜 撰

祭義第二十四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祭義者以其記祭祀齋戒薦羞之義也此於别録屬祭祀

嚴陵方氏曰陳乎外者祭之法存乎中者祭之義君子之於祭豈徒拘法之末爲哉亦以其有義存焉爾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非謂是歟此篇言祭

則以義為主故以是名之若冠昏射燕聘與鄉飲酒皆言義者亦此意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鄭氏曰忘與不敬違禮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

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春禘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爲感時念親也霜露既降脫秋字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小言之則爲一祭之間孝子不知鬼神之期推而廣之故其去來於陰陽

孔氏曰此篇總論祭事其事既雜義相附者結爲一節此節明孝子感時念親四時設祭之意禘陽之盛

也嘗陰之盛也陰陽氣盛孝子感而思念其親故君
子制禮合於天道案王制云春礿夏禘周禮大宗伯
春祠夏礿今云春禘故鄭曰夏殷禮然王制春曰礿
此云春禘禘當為礿於郊特牲已註故此不言也孝
子不知鬼神來去期節故祭初似若來故樂祭末似
去故哀推此一祭而廣論一年故神之去來似於陰
陽二氣陽主生長春夏陽似神之來故祭有樂秋冬
陰似神之去故無樂然周禮四時祭皆有樂殷則烝

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斁萬舞有奕下云
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義具郊特牲疏
延平周氏曰數與疏皆非中也唯中為可以合之於
天道故禘於春嘗於秋疏數之中也一歲之内天時
有四而宗廟之祭亦有四故舉春以見夏舉秋以見
冬殷人有大禘則小禘為春祭之名周人一禘而已
則祠為春祭之名履霜露而有悽愴之心此秋所以
有嘗而履雨露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此春所以有

禘

嚴陵方氏曰數疏言其時煩怠言其事不敬與忘言其心君子之於祭自外入者因時以舉事因事以生心由中出者因心以行事因事以從時凡以順中外之理合天人之道一歸宿於大中而已由是合諸天道春禘而秋嘗也夫天道之大在陰陽春為陽中我則禘於春秋為陰中我則嘗於秋故能時不失乎數疏事不失乎煩怠心不失乎敬與忘也祭有四時凡

以此爾以時對月則時不為近以時對歲則時不為遠然朔月有告者以於禮為小而不嫌於數也三年有祫者以於禮為大而不嫌於疏也止言禘則以怵惕之心感於陽之中而適當之故也止言嘗則以悽愴之心感於陰之中而適當之故也禘非不送往而哀也然順陽出之義故以陽來為主而有樂嘗非不迎來而樂也然順陰入之義故以送往為主而無樂然則四時之祭一祭之間神未嘗不來也亦未嘗不

往也人未嘗不樂也亦未嘗不哀也經之所言特各
有所主爾亦見郊特牲解
馬氏曰先王制祭祀要之不黷不忘而已及其失中
則黷之害於誠反有甚於忘故先言數而後言疏傅
說之告高宗止以黷于祭祀為戒蓋因時之弊而言
之也夫君子之言有為一人而言者有為天下而言
者有為當年而言者有為來世而言者其為天下來
世而言者則與夫為一人當年而言者為詳矣禘者

陽之盛嘗者陰之盛春者陽之中秋者陰之中禮以盛為備氣以中為和故於時舉春秋而於祭舉禘嘗石林葉氏曰思其親而祭之者人情也祭以時而疏數者天道也本諸人情則秋而霜露降其情傷也故嘗祭春而雨露濡其情思也故礿祭合天道則秋嘗者順乎陰也故無聲春礿者順乎陽也故有樂毗陵慕容氏曰祭之義敬愛而已敬則慎其獨而不欺愛則存諸中而不忘不敬不愛雖備物盡理誣於

祭也數而煩為無敬也怠而忘為無愛也愛敬忘於中動而偽為無所不至矣先王以敬愛出於誠心非可以偽為也故因天道之自然而行禘嘗之禮通疏數之宜非出於人為故能盡祭之義雖天子之孝所以刑於四海者不過此也霜露既降雨露既濡時至氣化悽愴怵惕生於中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非有所期而為之也情之感敬愛之深矣凡天地之間莫不麗乎陰陽雖鬼神之幽亦順陰陽以往來聖人明陰

陽之理故能知鬼神之情狀可得而饗也夫與陽偕來與陰偕往非特寒暑萬物然也鬼神亦從之禘者陽之盛然其祭主飲以求諸陽故以迎來為主嘗者陰之盛然其祭主食以求諸陰故以送往為主為其迎來而樂也故有樂為其送往而哀也故無樂此禮以飾情也聖人因春秋以深探陰陽之情而為二端之報也郊特牲曰春饗孤子秋食耆老而曰其義一也蓋人生自幼而壯為來自老而死為往亦有迎送

之義焉故饗與禘同有樂食與嘗同無樂也

延平黄氏曰雨露既濡則萬物感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物感陰以死萬物已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來矣故樂以迎之萬物已死之時君子不敢致生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孝子之祭有送往之哀而不及樂是謂弗仁有迎來之樂而不及哀是謂弗智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祖宗迎來則樂作情在於樂

也送往則樂闋情在於哀也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周之作樂先祖是聽樂以迎來如此則送往可知矣蓋一陰一陽天之道也一哀一樂人之情也君子合諸天道豈他求哉反吾情而已矣此主祭祀而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郊特牲兼饗食而言故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樂書

新安朱氏曰春陽氣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

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

慶源輔氏曰敬則自簡然所謂簡非畧也適得其宜耳至於煩則不敬者之所為也矯其數而失於疏則又將流於怠而至於忘矣不數不踈自有中道唯敬而無失者得之天一歲有四時人一歲有四祭此則不數不踈天理人情之至也君子之於親也終身弗之忘故氣序遷改目有所見則心有所感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豈曰寒將至而後思之哉秋隂中萬

物衰僾故君子履霜露而其心悽愴以悲哀春陽中萬物發生故君子履雨露而其心怵惕如將見其親也以一祭言之則始為來而終為往以一歳言之則陽為來而陰為往

致齊於内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鄭氏曰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為齊者思之熟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

傳曰屈到嗜芰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前齊事之日五事先思其麤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思念其親精意純熟目想之若見其所為齊之親也楚語云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

河南程氏曰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

人

横渠張氏曰齊須是屏絶思慮至祭之日便可與神明交若如此思之却惹起無窮哀戚如何接神所謂思其居處笑語唯當忌日宜如此

延平周氏曰致齊於内散齊於外者以廟之内外言之也齊所以致一唯致一為可以有見於祖宗

嚴陵方氏曰齊於内所以慎其心齊於外所以防其物散齊若所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齊三日則致齊

而已必致齊然後見其所爲齊者思之至故也

毗陵慕容氏曰心之官曰思思有所至則無所不達夫不以欲惡哀樂貳其心而致一於其所祭故無形之中視有所見無聲之中聽有所聞皆其思之所能達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哉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齊之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言思之至雖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見與見其參於

前見其倚於衡之見同

建安真氏曰自此至終身非辱也一章於人子之事親可謂盡形容之妙矣非誠孝之極安能至此而程氏乃謂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蓋齊與戒異當七日之戒凜然祗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者蓋愛慕之極儼乎其若存誠慤之極昭乎其有見此鬼神之常

理也其可不敬乎敬則有不敬則無矣故親在而養必以敬親没而享亦以敬親之存没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夫如是則終身非辱其親矣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鄭氏曰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

孔氏曰此經明祭之日孝子想念其親也入室謂祭

之日朝初入廟室陰厭時也僾僾髣髴見也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出戶謂特牲少牢主婦設豆及佐食設俎之屬是也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時必有愾息肅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設薦已畢孝子出戶而靜聽愾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也案士虞禮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閒註云如尸一食九飯之頃彼謂虞祭無孫行為尸者則吉祭亦當然也

毗陵慕容氏曰前言致其深思於未祭之始故此又言祭之日也僾然者以愛之至則存不忘乎心故必有以見乎其位肅然言思之靜則其肅然於無聲之中而有所聞故曰必有聞乎其容聲周旋出戸者以親之在此不忍遽退故必周旋而後出戸必曰容聲者思至於佩玉之時也出戸而聽愾然者已祭出戸猶疑而聽焉悵親之將往而不得見也心絶志悲而已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者既愾然矣又有聞焉則

思不能忘也歎息之聲逺而微矣此其所以爲至也孔子曰祭如在雖孔子之聖不過如此葢誠之至則無餘事矣

横渠張氏曰僾然見乎其位愾然聞乎其歎息齊之至則祭之日自然如此

馬氏曰入廟而升於堂則僾然見乎其位薦腥而出戶則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已薦出戶而聽則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祭之序也僾然言其貌肅

然言其容愾然言其氣

慶源輔氏曰僾疑其與曖義近不分明貌肅謂靜而后有聞也既曰必有又曰僾然肅然愾然蓋誠之不可揜也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鄭氏曰存著則謂其思念也

孔氏曰此經覆說孝子祭時念親之事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以嗜欲不忘於親故也致其端慤敬親之心則若親之顯著以色不忘於目聲不忘於耳故也如親有在當想見之何得不敬乎

嚴陵方氏曰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顏之際也聲不絶乎耳常若聽命之際也愛言追念之思慤言想見之誠致其愛矣親雖亡而猶存致其慤矣神雖微而猶

著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非謂是歟果如在則怠慢之心無自而入安得不敬乎孔子荅子游之問孝言不敬何以別於犬馬故此首言先王之孝而終之以敬焉

延平周氏曰致愛言其仁致慤言其誠存者亡之對著者微之對言致仁則能存其亡致誠則能著其微著與存不忘乎心則先王之所以敬也

馬氏曰内馬心志嗜欲不忘乎心故曰致愛則存存

者有在乎内也外焉聲色不絶乎耳目故曰致慤則著著則有見乎外也

山陰陸氏曰食則見堯於羮坐則見舜於牆是之謂著

石林葉氏曰愛存以仁慤著以信主於内而已矣夫安得不敬乎

廬陵胡氏曰存著皆本於誠孟子曰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中庸云誠則形形則著

妣陵慕容氏曰先王之孝終其身而不忘非特施於祭祀而已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則耳目之所接心之所存常若親之在其側夫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以已之耳目合乎父母之聲色以已之心合乎父母之心志嗜欲則無斯須而不在敬矣愛者惻隱而未見者是也慤者全實而未毀者是也皆根於至性而不可偽為故致愛則雖亡也而存致慤則雖幽也而著以著存常不忘乎心則莫之能貳其為慎獨

也至矣

慶源輔氏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乃人之心也先王能存其心故父母之容色自不忘於目父母之聲音自不絶於耳父母之心志嗜欲自不忘乎心此固非勉強矯拂之所能然也亦致吾心之愛與敬而已故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愛則心也故曰存慤則誠也故曰著存雖若存於内著雖若著於外然誠不可以内外言故終之以著存不忘於心著

存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安得不敬乎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鄭氏曰享猶祭也饗也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終身念親不忘之事非謂忌日不善別有禁忌不舉事也以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親不敢盡其私情而營他事也

橫渠張氏曰或問忌日有薦可乎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不害古之祭祀一事最是管攝人情如萃聚也渙散也皆言王假有廟當其物之渙散之時欲其萃聚則非祭祀何以能之祭之義追遠反本此理之大者也不如是則幾於禽獸

嚴陵方氏曰生事之以禮所謂敬養也死祭之以禮所謂敬享也然猶末也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故曰思終身弗辱也然則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且養也享也或先或後各有時焉失其時則為辱矣或隆或殺各有度焉失其度則為辱矣故敬養於生敬享於死凡以思終身弗辱而已練祥則止於又朞而已忌日則比年有焉故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以於是日志於

親而有所至故不敢盡情於他事

延平周氏曰君子無施而不敬者思終身弗辱也

石林葉氏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故養也

享也弗辱身也止稱君子

講義曰不以生養死享異其心而其敬則同此所以

為君子之孝喪不過三年而君子有終身之喪者蓋

三年者天下之通制而終身者孝子之誠心彼其思

親終身不忘故至忌日志之所至獨在於親而不及

於己之私事

慶源輔氏曰一息不敬則絶於理絶於理則辱其親矣故敬養敬享是乃思終身弗辱也況又行險僥倖自投於罟擭陷穽之中乎由此觀之則忌日當以喪禮處之也志有所至謂思念於親必極其至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

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鄭氏曰能饗帝能饗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也帝天也

中心鄉之乃能使其祭見饗也色不和曰怍奠盎設

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

薦豆謂繹日也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

醓勿勿猶勉勉愨愛之貌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祭祀欲親歆饗之意饗帝為

難故聖人能之饗親不易故孝子能之此本為饗親

而發欲與饗帝同也孝子歸鄉然後能使神靈歆饗

曲禮云容無怍怍謂顏色變即不和之意繹祭故先

獻後薦鄭引儐尸至菹醢是有司徹文上大夫儐尸

即天子諸侯之繹也齊齊整齊之貌愉愉和悅之貌

忠謂忠心也其皆語助

横渠張氏曰祭祀之饗以此心合天意乃是交神明

之道也

延平周氏曰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蓋鄉之以

至誠然後能饗之也君牽牲而夫人奠盎角之盎齊

君獻尸而夫人薦朝事之豆一陰一陽之義也卿大

夫相君命婦相夫人者事死如事生也

嚴陵方氏曰自下享上之謂享以幽饗明之謂饗唯

其人自下而享上故神則自幽而饗明焉饗與享一

也此篇有曰先王有曰君子有曰聖人有曰孝子何

也曰先王者以言行之自古也曰君子者以言行之

以德也曰聖人者以言有事天之道也曰孝子者以

言有事親之行也其實亦互相備而已作者俯首怍於人故生於人而作於色也孝子之饗親鄉之以心而人道盡矣故臨尸而不怍焉自君牽牲而下皆言鄉之以心如此故終言欲其饗之也牲必君牽之者以君能生是物故也尸必君獻之者以君能主是事故也必能生之然後可殺必為之主然後用獻君牽牲而夫人奠盎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者婦人唯酒食是議故也盎則名其物而酌之者也故曰奠尸則象

其德而事之者也故曰獻豆則制其器而饋之者也故曰薦別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若夫人薦盎若薦諸皇尸若周獻豆亦可互言也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者所以備外內之言也推而上之則公之相天子夫人之相后可知矣然禮器言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明堂位言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曰相則知有為之主者曰從則知有為之先者曰贊則知有為之正者其實一也凡此則祭統所謂夫婦親之

是矣齊齊乎其敬者言敬足以有所飾而無慢心愉愉乎其忠者言忠足以有所順而無違志勿勿諸其欲其饗之者言制其怠惰而有所勉冀其神之饗吾誠也

馬氏曰饗帝饗親致其誠而已聖人體其道之盡也蓋德不足以與之對則亦非饗之之盡也聖人盡天道者也孝子盡人道者也

山陰陸氏曰唯聖人為能饗帝格于皇天唯伊尹為

能與此若伊陟臣扈則於此庶幾焉爾孝子臨尸而不怍以尊臨卑以老事幼自非真以為親則宜有怍容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此當朝踐之節鄭氏謂繹祭誤也凡祭主人獻尸主婦薦豆豈特繹祭而已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目相如此主從如彼亦言之法齊宗廟之事愉朝廷之事

石林葉氏曰聖人具天道其德同乎帝故饗帝帝必有天也孝子具人道其仁篤於親故饗親親必有祖

也推其祖以配天推其親以配上帝亦孝子之事雖而言之則異故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志之所鄉然後能饗故聖人推其尊尊之義以向乎天孝子推其親親之仁以向乎親

毗陵慕容氏曰聖盡人道也孝盡子道也唯盡人道為能同於天唯盡子道為能順於親所謂饗者非道與之俱莫能盡其至也天人一道也聖人曲盡心知至於知天故能與天為一凡所為凡所行莫不通於

天則天其有不饗者乎父子天性也孝至矣則反其性之所本凡所為凡所行莫不合於親非特生安之死亦饗之理無二致也是二者豈竭力從事盡禮備物之所能致惟中心所鄉出於至性則無所不通也書曰面稽天若面天所若而不背所謂鄉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則其心之所鄉可知也蓋凡與之同者必鄉鄉之斯饗矣異則違焉莫之饗也

江陵項氏曰以人而交於神非惻怛純至與之俱化

者不能達也故曰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仁人之心與天地為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為一人

也

講義曰饗帝為難而聖人能之以其誠也饗親亦難

而孝子能之亦以其誠也聖人之於天非饗之日然

後敬天也其誠心素鄉之矣舉聖人饗帝以見孝子

之饗親當如此也勿勿盡心竭力之貌雖然此獨言

國君而已何也蓋舉國君則上而天子下而卿大夫

士庶人亦莫不然此固天下之通道也

慶源輔氏曰德與天同然後能饗帝心與親一然後能饗親鬼神之德其誠矣我以誠鄉則彼以誠饗矣祭祀之物牲酒為上故君牽牲敬以致其力也夫人奠盎敬以致其職也君獻尸祭以獻為主也夫人薦豆以副君也君牽之而夫人薦之夫人奠之而君獻之以見夫婦相須以共成其事也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以見在上者盡其道則在下者各致其事以

相助也內直之謂敬盡己之謂忠內直則外自齊盡己則事無不順愉者順也勿勿者戒止之辭戒止其他而專心一志以鄉乎親而冀其饗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鄭氏曰如不欲生思親之深也如欲色然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孔氏曰此一節明文王祭思親忠敬之甚文王思念死者意欲隨之而死似不復欲生也廟中上不諱下於祖廟稱親之諱如似見親也此文王祭祀之盡忠誠也故思念親之平生嗜欲如真見親所愛在於目前又思念親之所愛之甚如凡人貪欲女色然也唯

文王能如此與與是不執定之辭詩乃幽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詩者記者斷章取義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為文王詩也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者既設繹祭之饗而致於神其夜又從而思之也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者孝子想神之歆饗故必樂又想及饗已至之後必分離故必哀也案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壬午繹是祭之明日為繹也案有司徹上大夫儐尸別立一人為侑以助尸似鄉飲

酒醴介之副賓也繹祭與儐尸同故知二人容尸與侑也　王氏曰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顔色

嚴陵方氏曰事死如事生所謂祭如在也思死如不欲生所謂至痛極也忌日必哀所謂有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所謂聞名心瞿也明發者發夕至明也祭之明日猶且如此而況祭之正日乎於將祭而齊焉則逆思其所以去故曰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者以其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故也饗

之必樂則樂致其來已至必哀則哀思其去前經言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正謂是矣

毗陵慕容氏曰此言惟文王然後能盡饗親之義自事死如事生以下皆言至誠之盡非文王孰能之君子所性不加不損死生同之生者人之所欲也以思死者至於不欲生則其至性可知矣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者心有所屬也凡此皆本於心非由外作故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言非特見其

身而已又如見其心之所愛如欲承順其顔色則言思之深益至其精微也如見親之所愛如生事之先意承志也如欲色然如生事之色難也没而思之猶如此非文王其孰能之夫人夜寐而晝覺為不亂其形思不亂其官則與陰俱矣今也不寐至於明發則以思有所至故也明發不寐言未祭也饗而致之言方祭也又從而思之言既祭也自未祭至於既祭思親之誠續而不絶無須臾忘焉其愛敬之心至也歟

祭之日樂與哀半孝子之饗親也喜怒哀樂不能自定既愉愉而樂矣復變而悽愴焉情不能自止也其饗也如見親之在焉故必樂已至矣則念其將往也故必哀饗之必樂申前文饗而致之之義已至必哀申前文又從而思之之義夫時十二而成日月十二而成歲陰陽相推一日之間猶一歲也而鬼神亦如之故朝與陽俱來夕與陰俱往因其往來而哀樂從之朝踐主享饋孰主食亦禘嘗之義也一日而陰陽

分焉故樂與哀半

慶源輔氏曰事死者如事生不以死生之異而貳其誠也思死者如不欲生心與親一而不知夫生爲可羨也忌日必哀痛割如斷也稱諱如見親敬親之名也此古人所以制爲諱之禮也凡此者無所不用其至也盡己之謂忠而祭所以自盡也盡己之誠則其神著矣故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如見親之所愛言如見親之有愛於己如欲色然言己如欲得父母

之顏色其義精矣非文王孰能與之明日不必言是繹祭也既祭之日既已饗而致其親之神靈矣祭畢而神去則又從而思慕之故至於祭之明日而明發猶不寐也由是言之則祭之日樂與哀半誠於饗則必來故必樂已至則必去故必哀

山陰陸氏曰言非獨如見親也雖親之所愛者亦如見焉如欲色然大學所謂如好好色誠之謂也初言祭此言祀初言稱諱如見親此言如見親之所愛言

文王之忠誠有加無已

講義曰蓋欲色人情之真也其思如此非出於中心之誠者其能之乎古之人無非孝也何獨取於文王百聖一心舉文王則他聖人可知也饗之則樂已至則宜亦樂而哀之何也蓋已至則必去安得而不哀樂以親哀以親然則孝子之於親果何時而忘邪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生事之以禮故事之之日喜與懼半所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

以懼是也死祭之以禮故祭之之日樂與哀半所謂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是也已至必哀原其始也哀以送往要其終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

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鄭氏曰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慤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修整也及交及與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也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孰也薦俎豆與俎也慌惚思念益深之時

也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禮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賔客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趨

孔氏曰此一節記仲尼嘗祭之儀濟濟是容貌自疏遠漆漆謂容貌自反覆而修整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此賔客之事何得神明之與交更覆結云孝子何得濟濟漆漆之有言不得有也初祭尸入於室後出在堂門尸更反入而設饋故云反饋卿士大夫從饋孰始故鄭云天子諸侯或從血腥始言或者不盡然

故三獻爓一獻孰是不從血腥始也樂成謂設饌進孰合樂成畢薦俎謂薦其饋食之豆并牲體之俎也進饋之前與神明交貴其誠敬進饋之後人事之盛故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謂助祭之人於此時致其濟濟漆漆賓客之事若孝子自濟濟漆漆賓客之事何得恍惚思念之有乎　王氏曰客也遠也容當為客

嚴陵方氏曰特言嘗則與月令言嘗犧牲祭法言享

嘗乃止同義奉薦而進謂子奉所薦之時物而進之於其親也慤言奉之之容完實而無文趨趨以數言行之之節收攝而不疏濟濟者威儀之齊而遠則優游而不迫漆漆者威儀之飾自反則反覆而不苟濟濟者之遠則異乎趨數者矣漆漆之自反則異乎慤者矣濟濟之容所以為遠故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之容以自反故曰漆漆者容也自反也蓋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則致其飾而於神明之道不及以交故

曰夫何神明之及交反饋者旣往薦腥而反饋孰也

反饋而後樂成則以周人先求諸陰故也序其禮樂

則先後得以不失其倫備其百官則小大得以各共

其事故君子於是致其濟濟漆漆也致其濟濟漆漆

則非以慌惚與神明交矣故曰夫何慌惚之有乎慌

惚若無惚焉若有神人之道幽明之際以誠心交之

其狀如此

馬氏曰威儀飾而後可以濟濟故濟濟者威儀旣飾

之稱漆可用以飾物故漆漆者飾其威儀之謂飾其威儀所以自修也故曰漆漆者容也反也威儀既飾所以遠於物故曰漆漆者容也遠遠也

延平周氏曰濟濟之容遠也而漆漆之容自反也遠而自反非主祭者之容特其助祭者之容耳故孔子之言祭則濟濟漆漆而親奉祭則慤而趨趨者蓋言之各有所當也

石林葉氏曰交神明者非同於所安故奉薦之時不

可以修容也故其進也慤其行也趨數及奉薦既事
而禮樂有序百官既備可以修容矣故濟濟者自遠
也非進而慤也漆漆者自反也非行而趨數也
慶源輔氏曰慤謂誠實篤於誠者略於儀易曰有孚
盈缶趨數唯恐不及不暇為容也漆漆濟濟皆容儀
然濟濟有自辨之意漆漆有自固之義故有遠與自
反之别未反饋樂未成主人自盡其誠敬與神明交
故其意慤其行趨趨以數此易所謂盥而不薦荀子

所謂大廟未入尸之次也至反饋樂成則禮數繁縟各致其儀故助祭之人濟濟漆漆然也此段與子游誤認速朽速貧之義同然子贛能質於聖人不徒執其言此所以為善學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

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鄭氏曰比時猶先時也虛中言不兼念餘事也既修既設謂掃除及黝堊百官助主人進之也諭其志意謂使祝祝饗及侑尸也或猶有也言想其彷彿來

孔氏曰自此至成人之道廣明孝子祭祀之義虛中以治之言心中唯思此祭而已案廣雅洞洞屬屬敬也恭敬心甚如舉物之弗勝心所奉持如似將失於

物此孝子心敬之至極也則薦其俎於是使祝官啟告鬼神曉諭鬼神以志意其思念情深慌惚似神明交接庶望神明或來歆饗是孝子之志意也

嚴陵方氏曰若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十日遂戒此慮事之所以豫也若天之所生地之所産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此具物之所以備也豫則無不及之時備則無不足之用此事與物之辨也具之然後備也比時與學記言比年同義齊者心不苟慮必依於道凡以

致其虛而已中其可以不虛乎修則所以葺其舊設則所以飾其新曰修曰設互相備百物既備則凡祭所用之物無所不備矣致齊三日之謂齊散齊七日之謂戒沐浴則澡雪其髮膚焉盛服吉服也洞洞則禮器所謂洞洞乎其敬也屬屬則禮器所謂屬屬乎其忠也如弗勝如弗勝是祭事也如將失之如將失其親而弗獲見凡此非孝敬之至者疇克如是故曰其孝敬之心至也與祝以孝告而諭人之志意於神

蝦以慤告而諭神之志意於人神人之際既相諭矣故放其慌惚有無之間人可以與神交於幽神可以與人交於明也如是而祭庶幾乎神或饗之也然則孝子之志豈他求哉如斯而已故曰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庶者幸而不必之辭或者疑而不定之辭郊特牲言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正謂是也

毗陵慕容氏曰祭事不一周官所謂牲事玉幣爵之

事祼將之事宰夫凡禮事莫非事也其事衆則其節煩非先有所慮豫正而素定之則散亂顛倒踰節失序非所以嚴祭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況祭者孝子所自盡也比時具物者葢物以時而生成非其時物不可以具或當先祭期而具焉若養犧牲共蕭茅庀財用水草之實陸產之品陰陽之物莫不因時而具所謂比時具物也事既先慮矣物既先備矣又當虛其中以治之不以外物貳其心焉所謂虛中也

然事不先備則亦莫能以虛其中矣葢實則礙虛則通實則蔽虛則明非至於此則不能以交神明也先王所與事其鬼神者非特使之駿奔走奉職執事而已各欲盡其中心慌惚之誠以交於亡形荒絶之中如是而後為至古者能事神然後為祝神降之然後為巫巫祝尚欲與神明交況與祭者哉清廟之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言助祭者率成王於穆之德而行之莫不肅雝而又至於顯相其祀事則其能交神

明可知矣然謂之孝子之志者蓋非其所躬行以所

望於助祭者其志如此也

慶源輔氏曰事不可以不豫慮物不可以不先備及

祭則虛中以治之耳一有不豫一有不備則有以動

吾之心虧吾之誠非與神明交之道也洞洞屬屬其

虛中之象乎宮室既修以下皆所謂豫也洞洞乎言

其内之直而無蔽也屬屬乎言其誠之弗息也誠敬

如此故自然如弗勝其祭事如將失其親意也孝敬

之心至則誠矣慌惚謂若有若無無方無體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時也此其精誠之極故可以與神明交重言庶或饗之者蓋言孝子之心志切至如此也前言孝敬之心至耳薦其薦俎而下此又言孝子之志也志謂其所欲也故曰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也

延平周氏曰洞洞言其幽深屬屬言其聯續備其百官者言助祭之百官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鄭氏曰言當盡己而已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

孔氏曰盡慤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焉謂外亦慤焉其信與敬皆處内内有其心外著於貌禮包衆事非一可極云不過失則是禮也孝子祭時進之與退必恒恭敬如似親聽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

嚴陵方氏曰盡其愨所謂愨善不違身也盡其信所謂致其誠信也盡其敬所謂與其忠敬也盡其禮謂祭之以禮也不過則當其辜不失則得其道

石林葉氏曰愨者信之始信者愨之著敬者禮之質禮者敬之文四者於祭祀無不盡而獨於禮不敢過失者明其誠謹與物為稱也

毗陵慕容氏曰孝子之祭心至而貌亦至焉夫内有其心而未充其貌外飾其貌而未既其心皆非所以

為至焉故必盡其心而著於貌然後可以通於神明慤者性之至真全實而未毀者是也信所謂有諸已而不欺者是也敬者所以直内是也慤然後信信然後敬言所以奉祭者由本而漸達焉故也三者皆本於心而形於貌至於禮則見於薦獻動容之間者皆是也

講義曰欲親之饗不在乎他唯在乎盡吾中心之誠耳盡吾心之慤則凡見於事者無不慤也盡吾心之

信則凡見於事者無不信也盡吾心之敬則凡見於事者無不敬也盡吾心之禮則凡見於事者舉無過失也慤信敬禮雖若不同一於誠而已

慶源輔氏曰孝子之祭所以自盡其誠敬也慤與前所謂仲尼親也慤之慤同慤與信皆誠也慤以其固言之信以其實言之禮見於進退容止器用牲幣之間貴在於中節故以不過失言之孝子自盡如此則其進退必敬如親聽命豈勉強頃刻之間哉其必有

由也故曰則或使之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一

宋 衛湜 撰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絶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鄭氏曰詘充詘形容喜貌也進之謂進血腥也愉顔

色和貌也薦之謂進孰也欲婉順貌齊謂齊莊固猶質陋也而忘本而行字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之祭觀其貌而知其心孝子之祭可知也以下諸事是也其立之也言孝子尸前而立也已徹謂祭畢已徹餕食

黄氏曰敬以欲者欲其親之歆饗之也欲奠見其親之容顏也故下文云薦而不欲不愛也乃為人子孝恭追慕之心見于形貌之謂也

嚴陵方氏曰孝子之祭可知者言觀其祭可以知其心也其立之者言方待事而立也其進之者言既從事而進也其薦之者言奉其物而薦也退而立者言其進而後退也已徹而退者言既薦而後徹也蓋退而立則少退而已已徹而退則於是乎退焉詘則身之屈也愉則色之愉也欲則心之欲也退而止如將受命則順聽而無所忽焉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絶於面則慎終如始矣

毗陵慕容氏曰君子以所性爲本故能達而爲容貌猶之木也本固而末茂敬齊之色不絶於面有本者如是今無焉是忘其本也心勿忘則有本本存則有其容矣此表裏之符也凡此者雖皆祭祀之容無非本於德德者得於身也覩其容如此則知非有得於身也故曰如是而祭失之矣由前而祭則可知以循其本故也由後而祭則失之以喪其本故也君子務本所謂本者孝而已故其言必本於孝子

馬氏曰以其莫為者先定於内則或使於外者當可知矣自孝子之祭可知也至不絶於面此所謂進退必敬也進也薦也退立也徹也皆進退之節也敬以詘敬以愉敬以欲其徹有敬齊之色皆敬之出乎信慤者也

慶源輔氏曰可知也猶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之意必如是然後盡孝子之心合祭祀之禮此即所謂進退必敬如親聽命也立以身言故曰詘進以貌

言故曰愉蔿以心言故曰欲退而立如將受命誠敬
屬屬乎進退之間也已徹而退有敬齊之色誠敬屬
屬乎終始之際也色非可以偽為也
講義曰祭以敬為主由敬心發於中故見於顏色者
自然如此也彊悲者雖哭不哀彊歡者雖笑不和非
敬心之發雖勉彊不能也故立則不詘進則不愉蔿
則不欲退立而不如受命已徹而退則無敬齊之色
其失如此由其心之不敬也以敬則如彼一不敬則

如此孰謂見於顔色者可以勉強為哉

山陰陸氏曰立而不詘以其恃親是故謂之固進而不愉以其憚親是故謂之疏薦而不欲若不得已而後薦也不愛莫大於是退立而不如受命敎也始立如此是固也非敎也凡祭以齊為本方祭嫌於不愉祭已嫌於不齊已徹而忘之是之謂忘本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

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鄭氏曰和氣謂立而詘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

孔氏曰言孝子對神容貌敬慎如執持玉之大寶如奉盈滿之物嚴威謂嚴肅威重四者非事親之貌事親當和順卑柔也

嚴陵方氏曰愛者心也心動則氣隨之氣形則色隨之色見則容隨之故言之序如此和也愉也婉也皆

生於愛之深者也嚴則貌有所儼威則外為可畏恪則内為有辨如弗勝如將失之則事親之道也嚴威儼恪則成人之道也夫為人子者髮必髦衣必青純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財不私有也言不稱老也貴為世子而齒讓必行於學尊為大夫而車馬不敢受於朝凡以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而已

東萊吕氏曰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愉色婉容從容不

迫而誠意篤至

毗陵慕容氏曰此言孝子之事親根於至性由中而漸達於外也君子所性本於仁仁人心也首善莫如仁則仁者心之端善之首則孝子之所本本於深愛而已深愛則仁之心和則仁之氣愉則仁之色婉則仁之容故曰仁人之事親

山陰陸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根於心其發見於外如此如執玉奉盈如弗勝言敬故曰愛敬盡於事

親

延平周氏曰如執玉言其恭如奉盈言其慎與夫如弗勝之類者非特孝子事親而已葢成人之道所當然也

講義曰愛親之心深動於其心則發於氣也必和氣和而色愉色愉而容婉表裏之符不期而然曰必有者以其自然而非勉強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

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

鄭氏曰言治國有家道

孔氏曰自此至國家也一節論貴德及孝弟之事

石林葉氏曰道無不在而德者道之所形故貴有德以其近道君為天下貴而爵所自出故貴貴以其近君老非己親而事親欲其壽老故貴老為其近親長

非已兄而推其所尊則無犯上故敬長為其近兄幼非已子而推其愛以及其所不愛故慈幼為其近子自老而上皆曰貴者以其逹尊也故孟子曰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推其尊於鄉黨故敬長同於貴老推其尊於長民故慈幼同於貴德

毗陵慕容氏曰先王所以治天下者在順乎民所以順民者在因其性不能因其性民不可得而順也不

能順乎民天下不可得而定也五者民性之所有人道之所先自上世以來未有能外此者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尊無二上繼天而為之子位莫貴焉者君也道者所由而行君者所恃而治孰有大於斯五者凡有德者能得道者也凡有爵而貴者佐君而理者也有德者有天爵貴者有人爵天爵謂之良貴人爵謂之達尊二者皆可貴也故曰貴有德貴貴為其近而貴焉則所貴者廣矣親生我者也兄先我者也子

承我者也人之所以為人盡於此三者於親致其孝於兄竭其敬於子盡其慈人道備矣貴老則凡在己上者欲其同於親所以廣孝也敬長則凡在己右者欲其同於兄所以廣敬也慈幼則凡在己下者欲其同於子所以廣愛也先王推其所為至於如此則天下之大莫能外焉宜其可以運諸掌孔子師文王敬周公則貴有德者也畏大人事公卿則貴貴者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於斯五者可謂盡其道

焉使其不窮於末世其於定天下何有

嚴陵方氏曰先王治天下豈特五者而已哉然不過五者而已先言治天下後言定天下者治之然後定故也德未足以盡道也近於道而已凡列於爵者皆謂之貴貴不必皆君也貴在外者也先德而後貴以内外為之序也貴必在上者也老有在下者也先貴而後老以上下為之序也先老而後長先長而後幼則以尊卑小大為之序也貴有位而已老有年而已

不必皆有德則長也幼也又可知矣故於德特言有焉於長曰敬於幼曰慈者蓋敬存乎禮慈存乎仁而已至於貴則不止於是也

延平周氏曰道出而為德由德以入道道則聖也德則賢也故曰貴有德為其近於道也貴有德之與貴貴二者不可偏廢也然貴有時而屈於德故貴有德所以先之也

延平黄氏曰人性之善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充之不

足以事父母先王引而充之慮其不充而害其本也故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

慶源輔氏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定天下也君臣父子兄弟人倫之大者而道又人倫之總也故先曰貴有德先王之治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刑名法數有不與焉然其所謂道者亦豈清虛寂滅之謂乎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鄭氏曰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

孔氏曰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故雖天子之尊必有事之如父者謂養三老也敎民禮順莫善於弟故雖諸侯之貴必有事之如兄者謂養五更也因人心

之孝弟即以孝弟教人是因而不改案天子諸侯俱有養老之禮皆事三老五更故文王世子註云三老如賓五更如介但天子尊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諸侯卑故兄事之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則霸非無仁也特未若王之仁爲至爾夫孝仁也弟亦仁也孝足以盡事親之道故近乎王弟止於從兄而已故近乎霸孝經言雖天子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則天子未嘗無兄矣又以保其社稷和其民人為諸侯之孝則諸侯未嘗無父矣此止於天子言父於諸侯言兄者以弟不足以盡天子之德而諸侯未足以盡孝之道故也先王之敎因而弗改者因其良知良能而敎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故先王因而弗改則敎之以孝焉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因而弗改則敎之以弟焉先王有孝弟之敎如此則上足以承父兄下足以令臣庶而刑于四海矣故曰

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石林葉氏曰孝以事親父則親之也親之斯愛之矣故至孝近乎王以王道主乎仁也弟以從兄兄則尊之也尊之斯畏之矣故至弟近乎霸以霸假乎義也王有天下因言其孝則曰天子必有父霸有一國因言其弟則曰諸侯必有兄近王霸者至孝弟者也通神明者孝弟之至者也先王領天下國家有所因者本於此而已矣

毗陵慕容氏曰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則孝所以為仁弟所以為義王者之事以仁為心霸者之事以義為行仁主愛愛則親親親則不敢闕其闕故曰必有父義主敬敬主遜遜則不敢處其先故曰必有兄推是心也而推於其所為其於王霸也何有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孝弟本仁義而始之也王霸柜仁義而行之也至孝可以王而王者之道不止於親親故曰近乎王

至弟近乎霸而霸者之事不止於敬長故曰近乎霸
王與霸本仁義而為之仁與義本乎孝弟而達之先
王之教所因者本故曰因而弗改
講義曰自昔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以孝弟之道為
先堯舜者不過此爾況王與霸乎以天子諸侯而有
尊有先則天下之有父兄者宜如何哉蓋二者非勉
彊難行之事特人性之自然者爾先王之教非有他
術因人性之自然而無所改易所以領天下國家而

人從之用此道爾以至孝爲近乎王至弟爲近乎霸

天子必有父諸侯必有兄非以其有優劣也互見云爾

慶源輔氏曰孝弟順德也別而言之則孝生於仁弟生於義仁可以包義義未足以盡仁故有近王近霸之説焉至孝近乎王故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故雖諸侯必有兄此又推言其隆殺之義耳非謂天子之無兄諸侯之無父也先王之敎因其可貴而貴

焉因其可敬而敬焉因其可慈而慈焉使天下之人觀感以自遂其良知良能焉則天下國家雖大可得而領之矣領猶衣之領提其領則衣無不順也故非彊其所無因其有以導之耳言天下國家關上天子諸侯也

江陵項氏曰禮記之文多若此類雖似可疑然皆士之遺言先儒口以相授其中多古之義訓不可忽也此章亦當以古訓解之古人謂事親為仁敬長為義

王者以仁覆天下故至孝者近之君之道主於仁也霸者以義尊王室故至弟者近之臣之道主於敬也不曰君臣而曰王霸者極其至者而言之也王者君位之極霸者臣位之極也古之所謂霸者即伯字也諸侯之長也自孟子荀子推明王霸之辨而後學者以霸為羞故此章遂不可通殊不知孟荀所闢謂春秋時五霸耳由桓文以前堯舜之四岳夏殷之二伯文武時周召為二伯成王時大公為侯伯康王時召

公畢公為二伯是亦可羞乎學者考古不精多據後說以破前言不可不謹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鄭氏曰親長父兄也睦和厚也尊長出教令者

孔氏曰此一節明愛敬之道自此以下皆展轉相因廣明其事蓋記者雜録以事類相接為次非本相因

之辭也人君欲立愛於天下從親爲始言先愛親也已愛親則人亦愛親是教民睦也欲立敬於天下從長爲始言先自敬長已能敬長民亦敬長是教民順也睦則恩慈故云慈睦民既慈睦則貴所有之親民心和順不有悖逆故貴用在上之教命

延平周氏曰仁始於愛親而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故曰自親始義始於敬長而敬其長以及人之長故曰自長始教以慈睦則知教以敬順教以敬長則知教

以慈幼

馬氏曰與伊訓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孝經所謂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固皆天子之事也愛所以為仁敬所以為義事親者仁之實故立愛自親始從兄者義之實故立敬自長始

石林葉氏曰君子無不愛也自親而推之則有殺故以愛親為始君子無不敬也自長而推之則有等故

以敬長為始始乎親而達其敎於天下凡有親者莫不敦愛而相顧也故曰敎以慈睦而民貴有親始乎長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上者莫不用命而相尊也故曰敎以敬長而民貴用命親親長長君子所自立而效至於天下平故曰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嚴陵方氏曰愛敬之性存乎天愛敬之敎存乎人存乎天者人皆有之然或至於忘其愛敬非天之降材爾殊也亦由戕賊其美質顛仆其善本而已則存乎

人者其可廢乎故每以立言之也相親之謂睦不悖之謂順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則睦固出於愛親矣孝經曰以敬事長則順則順固出於敬長矣能慈睦則相親而不離能敬順則從命而無逆孝以事親則知所謂順以聽命者敬以事親也順以聽命則知所謂孝以事親者睦以相親也其言互相備而已錯諸天下無所不行者則以人心所同故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其言正與此

合

毗陵慕容氏曰愛敬之道非可家至戸曉所因者本則從之也輕聽且速矣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人皆有之所謂本也聖人能自我達之天下使四海之内合敬同愛所謂立也

慶源輔氏曰貴猶崇尚也錯與推而放之四海而凖之意同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鄭氏曰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

孔氏曰此一節論郊祀之禮以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皆辟之

嚴陵方氏曰古禮莫重於祭祭禮莫大於郊故不敢以凶事干吉禮焉然非敬之至又安能如是

山陰陸氏曰天神言辟之以為敬人鬼言親之以為敬亦相備也

慶源輔氏曰人君郊天而人之有喪者不敢哭凶服

者不敢入國門祭廟而卿大夫序從執事進退必虔非人君誠敬之至安能如是哉然則在我者雖敬而在人者弗肅猶非敬之至也

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鄭氏曰祭謂祭宗廟也穆子姓也荅對也序以次第從也序或為豫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上也

膟膋血與腸間脂也燗祭祭腥祭爓肉腥肉也湯肉曰爓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廟牽牲致敬君牽牲時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依次從君也牲以紖繫著中庭碑將殺牲卿大夫袒取毛牛薦之耳主聽故以耳毛欲使神聽之用鸞刀刲割牲體又取血及腸間脂血以供薦而膋以供炙肝及爇蕭也乃退謂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刲血毛膟膋薦之竟而退也

祭有三節此一節竟故退薦膟膋之後以俎載爓肉腥肉而以祭祭卒而退是恭敬之至極也知穆是子姓者父昭子穆姓生也子孫是昭穆所生直言穆者文不備案說文云膟血祭膋是牛腸間脂也此腥肉即禮運腥其俎也爓肉即禮運孰其殽也此先云爓便文耳非先後之次云湯肉為爓者以鬼神異於生雖曰孰殽但湯肉而已若其他小祀則煑肉令孰故郊特牲云一獻孰是爓與孰又別也

延平周氏曰以君之尊而牽牲以子姓之親而荅君可謂敬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祭之日謂祭宗廟之日也父為昭子為穆故曰穆必以穆言之者以有事於宗廟故也荅君者對君而牽牲也荅君必以穆者以示父子合敬而致其力也卿大夫從君而在穆後故曰序從言不失先後之序也袒則示其用力之勞也毛牛則告全故也尚耳則欲神之聽之雜記周官謂之衈者正此之

意郊特牲言肉袒親割此則言卿大夫者蓋卿大夫相君故也鸞刀以封者取聲和而後斷也取膟膋將以染蕭而焫之也燗則向乎孰矣腥則全乎生而已夫祭之日内之父子外之君臣周旋反覆從事至於如此故曰敬之至也

山陰陸氏曰凡在子列皆穆也春秋傳曰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假令閔公韋牲僖公在列即穆矣言鸞刀以封取膟膋蒙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

則鸞刀以封卿大夫也君牽牲卿大夫序從蓋從早矣至鸞刀以封取膟膋燗祭祭腥然後退所謂敬之至也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與此取膟膋不同彼羊也此牛也知然者以羊人云祭祀割牲登其首知之也祭義曰燔燎羶薌見以蕭光正言羶蓋以此鄭氏謂割牲進其孰體然則封言牲割言孰封臣之事割君之事燗祭祭腥而退不言祭燗燗不足言也祭腥在下亦以此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

至者也自饋孰而後雖敬非其至也易曰觀盥而不薦則誠不在灌獻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誠不在朝踐夫言豈一端也顧所主意如何爾

石林葉氏曰牽牲而入廟門麗于碑所謂納牲詔于庭也毛牛尚耳者所謂升首於室也封取膟膋以合羶薌所謂臭陽達于牆屋也祭爓腥而退所謂至敬而不享味也

賈氏曰宮必有碑案士昏禮聘禮云三揖鄭註皆云入門將曲揖既北面揖當碑揖則大夫士廟內皆有碑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據祭義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碑所以識日景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宮廟之碑用石為之葬碑取縣繩繂暫時之間往來運載當用木而已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鄭氏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闇昏時也陽讀為曰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

孔氏曰自此至天下之和論郊祭及日月之義此經止明郊祭之禮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於此郊時大

報天之衆神天無形體懸象著明不過於日月故以日為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為重以對日耳蓋天地獨為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為一壇故曰得為衆神之主也檀弓云大事非止是喪亦兼諸祭周人尚文祭百神禮多故以朝及闇彼季氏大夫之家禮儀應少亦以朝及闇故夫子譏之

長樂劉氏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者天之為德至

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之也其可見者日與月爾故尊
之以次于天以為三辰之主而以月配焉
嚴陵方氏曰郊雖以報天然天則尊而無為可祀之
以其道不可主之以其事故止以日為之主焉猶之
王燕飲則主之以大夫王嫁女則主之以諸侯而已
有其祀必有其配故主以日而又配以月也猶之祭
社則配以句龍祭稷則配以周棄焉春秋傳曰自外
至者無主不止蓋謂是矣闇者日既沒而黑夏后氏

尚黑故祭其闇陽者日方中而白殷人尚白故祭其陽朝者日初出而赤周人尚赤故祭以朝及闇焉言闇則知陽之為明言陽則知闇之為陰言朝則知闇之為夕以朝及闇則有陰有陽陰陽雜而成文又以見其尚文歟祭日謂祭之日也必於周言日者以一日之間以朝及闇故也先儒謂終日有事是矣

清江劉氏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言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行祭事矣

稍後則晝晝則與殷人日中相亂故季氏祭仲由為宰晏朝而退仲尼謂之知禮也若曰周人之祭自朝及暮則孔子無為多仲由仲由為不知禮

馬氏曰周官掌次職云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註云大次始往所止居小次既接祭退俟之所是與諸臣代有事也唯其與諸臣代有事故雖以朝及闇而不繼之以倦也

山陰陸氏曰以朝及闇終此一日正言祭日以此且

言及闇則非不得已也著無有司跛倚之事

延平周氏曰以朝及闇者猶言以朝與闇蓋或以朝或以闇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别外内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廵以致天下之和

鄭氏曰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端正也廵讀如沿漢之沿謂更相從道

孔氏曰此經皆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謂秋分也月爲幽日爲明日在壇月在坎是殊别幽明制定上下也日爲陽在外月爲陰在内今祭日於東用朔旦之時是爲外祭月於西用鄉夕之時是爲内是以别外内以正其位也陰謂夜陽謂晝夏則陽長而陰短冬則陽短而陰長是陰陽長短也月之與日同行黄道其晦朔之日月與日同處自朔之後月與日先後而行至月終日還與月

同處是終始相巡也陰陽和會是致天下之和也

橫渠張氏曰朝日夕月皆朝夕天非朝夕日月天體至大難以出入而求日出於東月生於西如君之出視朝夕故天子於此時朝夕所以訓民之事君

長樂劉氏曰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者此謂春分朝日于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也春朝而後日向長夜向短則晝夜差而幽明別矣秋夕而後陽消而下陰長而上則寒暑分而上下制矣祭

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别外内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隂陽長短終始相廵以致天下之和者此謂冬至大報天於圜丘而主日也位日於壇東以象其所出位月於壇西以象其所生東為主故曰内西為賔故曰外日南至矣由此而行北陸陽從之以長隂從之以消矣晝由之以脩夜由之以短矣長則進於地上消則入於地中二氣之進退乃繫乎日月之行也則其位不得不端焉雖然天運左旋日月右轉天

運之周二十有八轉而強月乃一周于天月十有二周于天而日乃一周于天其行同軌而與月會于其次則謂之合朔十有二朔而歳功成焉故朔也者周天之終而日合月之始也日月以敘會合于上則陰陽以敘消長于下而四時由之和焉萬物由之生焉蓋凡陽氣則主于日隂氣則主于月天為積陽之長此則郊而主日以致天下之和

嚴陵方氏曰壇之形則圜而無所虧以象日之無所

虧而盈也坎之形則虛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也且封土爲壇其形高而顯鑿土爲坎其形深而隱一顯一隱所以别陰陽之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陰陽之上下東動而出西靜而入出則在外入則反内故東西所以别陰陽之外内東爲陽中西爲陰中中則得位故東西所以端陰陽之位别幽明之道然後能制上下之分别内外之所然後能端陰陽之位言之序所以如此且壇坎者人爲之形東西者天

然之方以出於人為也故言制上下以出於天然也
故言以端其位而已日出於東言其象出於天地之
東也月生於西言其明生於輪郭之西也此又覆明
祭日月於東西之意也日言出於東則知為入於西
堯典於東曰寅賔出日於西曰寅餞納日者以此月
言生於西則知為死於東揚雄言月未望則載魄于
西既望則終魄于東者以此日之出入也歴朝夕晝
夜而成一日月之死生也歴晦朔弦望而成一月日

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陰陽之義配焉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運而爲氣賦而爲形凡屬乎陽者皆長屬乎陰者皆短一長一短終則有始相廵而未嘗相絶故以是致天下之和者陰陽相濟之效也獨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同而已又何以致乎

馬氏曰日爲明月爲幽陽極上陰極下幽明者陰陽之道上下者陰陽之性故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别之陽則流故日出於東而之乎西陰則逆故月生於

西而之乎東陰陽長短終始相巡與揚雄所謂明晦相推日月逾邁歲歲相盪而天地彌陶之謂神明不窮類已

山陰陸氏曰以制上下所謂君臣有等日外也月內也言外在上以此故曰日食則天子素服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夫如是內外有别而陰陽之位端矣日言出月言生月死而後生於此巡讀如字致自致也若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致之也其相巡也以相濟也譬

諸君臣有可否焉是以政平而不干

石林葉氏曰日月既以並祭不可不别其方日陽也

陽主乎闢闢則壇而在上以别乎明月陰也陰主乎

闔闔則坎險而在下以别乎幽此上下所以有制也

日没於西而其出在東則一而已非有遡於月月未

望則載魄于西月既望則終魄于東則二也故有遡

於日是月於西則常位於東則不常也東方主生而

其用為出西方主成而其用為入出為外入為内此内外所以正也日出而陽為精月生而陰為魄相代晝夜以成長短晝終則夜始夜始則晝終迭相沿而不乖異此天下所以和也

毗陵慕容氏曰前言日月合祭兼獨言祭日故此又明分祭之禮所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也日昱乎晝月昱乎夜則日月以晝夜而分幽明日以陽為尊上道也月以陰為卑下道也則日月以陰陽而定上

下壇出乎上而明坎入乎下而幽祭以類而求焉故可得而禮矣凡有形有氣類同則相應自然之理也鑑燧用而水火可取氣之所感也壇坎用而日月可祭形之所召也聖人以此知幽明之故而通乎陰陽之道也幽明以理見故先幽而後明上下以位言故上先而下後由小大言之必先日而後月也凡出者為外入者為内陽以生出為功為主乎外陰以入藏為事為主乎内東者陽之所也萬物於是出焉匂者

畢出萌者盡達是為外也西者陰之所也萬物於是入焉榮者反本斂者就實是為內也帝出乎震震東方也說言乎兌兌西方也則出而動為外入而息為內東謂之暘谷西謂之昧谷則暘者為外昧者為內北雖為陽生之方然陰居其半則出而未離乎內南雖為陰生之方然陽居其半則入而未離乎外故惟東西然後可以別內外也東南為陽而東陽中也於陽為純西北為陰而西陰中也於陰為純至於南北

則陰陽雜矣陰陽雜則非所以正其位也故惟東西然後謂之端其位也　又曰日以陽而位乎東東者陽之所也故曰日出乎東月以陰而遡於日載魄於西而生焉故曰月生乎西日無待而明故謂之出出言無所因而特出也月有待而後明故謂之生生言無所因則不能生也生有漸而進之義書曰哉生魄哉生明與此同

長樂陳氏曰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祭義曰郊之

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春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凡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六也夫因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禜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東

門之外秋分夕之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
日言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
夕夕之也日壇謂之王宫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
之夜明以其昱於夜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帟
重案其牲體則實柴其服則玄冕玄端其圭之繅藉
則大采少采禮之之玉則大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
黄鍾歌大吕舞雲門王藻十有二旒龍衮以祭玄端
以朝日於東門之外則龍衮玄端皆言其衣也衣玄

端之衣則用玄冕矣鄭氏改玄端為玄冕不必然也虞氏釋國語謂朝日以玄冕然祀上帝以衮冕而朝日以圭璧與張次設帟一切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衮冕可知矣周禮於掌次之次帟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繅藉言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 禮書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

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鄭氏曰因祭之義汎說禮也致之言至也使人勤行至於此也致於反始謂報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屬也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物用物猶事也變和言物互之也微猶少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禮之大用凡五事若能行之得理則天下治矣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義謂斷制得宜讓謂遞相推讓反始報天是厚重其本祭祀

鬼神是尊嚴其上民豐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可立人紀義能除凶去暴故上下不悖逆合此五者以治理天下之禮雖有奇異邪惡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事必須和和能立事故云互也

長樂劉氏曰聖人正德以事天敬祭以迎氣是以大報天而主日其致者五焉一曰致反始者萬物成性必始於天聖人受命亦始于天將篤其末必厚其本此郊祭所以教天下反始之敬也二曰致鬼神者天

地有神以司其化育也宗廟有鬼以基其治平也然而無形可得以瞻也無聲可得而聽也唯聖人爲能尊祖配天必致其饗致天下敬於鬼神也三曰致和用者郊祭天地所以致陰陽之和而民人康矣所以致萬物之豐而邦用足矣四曰致義者天地者萬物由之以生也父母者子孫由之以生也聖人郊祀所以父母乎天地也兄姊乎日月也致人倫之義於天下而知所以勉乎孝弟矣五曰致讓者平治天下者

聖人為之也敎化天下者聖人為之也衣食天下者聖人為之也革其悖亂之心而納之中和之域者聖人為之也弭其六極而錫之五福者聖人為之也聖人具是五德天下莫與比其隆者也而弗敢有其功焉乃嚴郊祀讓德于天歸功于帝遂俾天下力行其善而弗敢有其善焉必致讓乎其所本者郊使之然也合此五善以為禮之本則天下之禮不失其本矣在其徽末不足道也

嚴陵方氏曰致反始則奉郊社之謂致物用則足衣食之謂致義則制事宜之謂所謂民紀者蓋民之所以能相治以有紀故也經曰紀散而衆亂是矣前言和用後言物用致和用所以致物用故也用之豐殺得其宜此物之所以和與夫用志不至不能有致用力不至不能有致非有志則不足以立祀非有力則不足以行禮故每以致言之致反始致鬼神所以盡天道致物用致義讓所以盡人道禮雖經為三百曲

為三千要之不過盡天人之道而已故禮運言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也天人之道可合而不可離必合此五者然後足以治天下之禮且禮之在天下未嘗或息乃有至於壞亂而不脩者豈禮之罪也哉人無以治之而已此所以必以治為言竒言其無常邪言其不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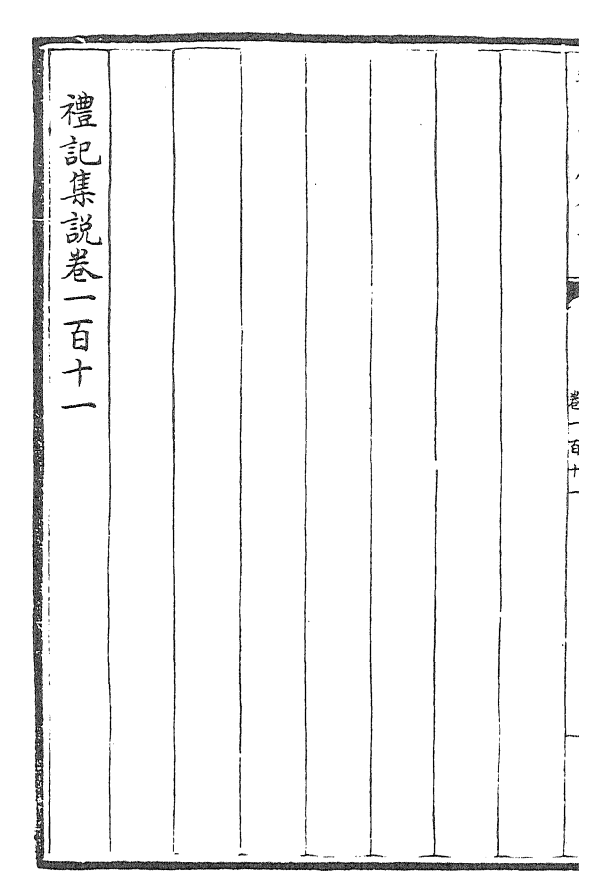
慶源輔氏曰致與事君能致其身之致同天下之所謂禮致此五者以治天下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則其反始厚本蓋人之真情也致物以為民用所以統紀斯民之聚者也易曰何以聚人曰財記曰財散則民聚
山陰陸氏曰謂之天下者非一國之禮致和用所謂備物致用以為天下利是也致義以行之致讓以守之致鬼神以尊上不言其尊無二上變和用言物用者所謂物天地之委和也合此五者以治先儒讀屬下文誤矣

毗陵慕容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報天尊祖所以致反始也齊明盛服致誠阻獨必用其極所以致鬼神也百物利用所以養人者不侈於有餘不屈於不足懋遷斂散各適其平所謂致和用也物各有用用得其節所謂和用禮以節度民知止足於分界則有紀而不亂所謂維民者悉矣辨下上明尊卑定名分别嫌疑所謂致義也義明而不可犯則民志定故無悖逆之事

馬氏曰貴賤有宜則上不悖下不逆夫先王順性命以為禮則使民誠意不欺而敬鬼神者敎之本也故周官十二敎亦始於祀禮也禮之至則至於不爭而已故曰禮至則不爭㣲者寡而未能無之稱然則有刑以敎之中矣

延平周氏曰言和用而復言物用者和用言其理物用言其事



禮記集說卷一百十一

謹案卷一百十第十頁後六行無尸者刋本尸譌户據註疏及義疏改

第十四頁前三行坐則見舜於牆刋本舜譌堯今改

第二十三頁後一行内直則外自齊刋本齊譌濟據義疏改

卷一百十一第六頁後二行貴貴為其近於君也刋本為譌謂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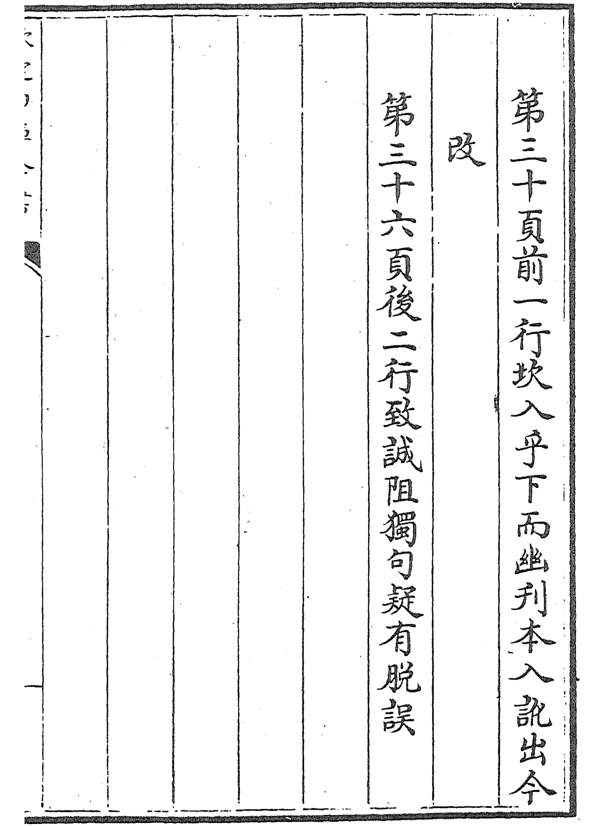
第十頁前二行至弟近乎霸刋本弟訛孝據監本改

第十二頁前七行拒仁義而行之也拒字疑誤

第十三頁前八行諸侯之無父也刋本諸訛謂今改

第十七頁後一行不欲聞見凶人刋本聞訛間據義疏及註疏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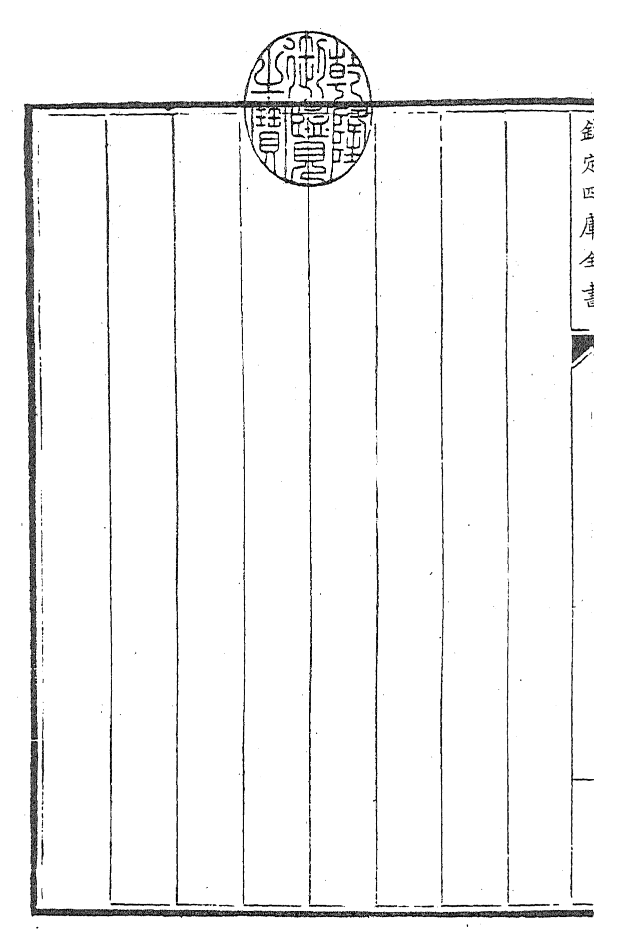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頁前四行祀五帝刋本帝訛常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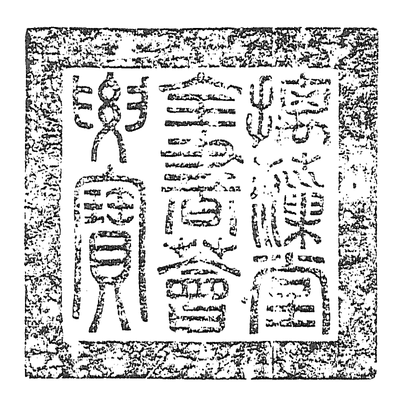


第三十頁前一行坎入乎下而幽刋本入訛出今

改

第三十六頁後二行致誠阻獨句疑有脫誤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鄭爔

謄録監生臣李維裕